

[日]三浦紫苑——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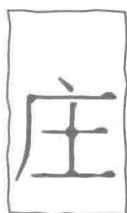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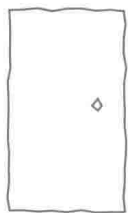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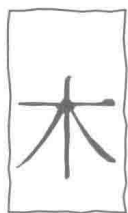
蒋葳——译

文景

Horizon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



[日] 三浦紫苑——著

蒋葳——译



文
景

Horizon

社科新知 文艺新潮

木暮庄

[日]三浦紫苑 著 蒋葳 译

出品人：姚映然

责任编辑：廖 婧

装帧设计：周安迪

出品：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
(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8号林达大厦A座4A 100013)

出版发行：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印刷：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
制版：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
开本：890mm×1240mm 1/32

印张：8 字数：153,000 插页：2

2017年11月第1版 2017年11月第1次印刷

定价：38.00元

ISBN：978-7-208-14753-9/I·1668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木暮庄/(日)三浦紫苑著;蒋葳译.--上海:
上海人民出版社,2017

ISBN 978-7-208-14753-9

I. ①木… II. ①三… ②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小说集—日本—现代 IV. 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209801号

本书如有印装错误,请致电本社更换 010-52187586

文
景

Horizon

日系 | Horizon

社科新知 文艺新潮

试读结束：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：www.ertongbook.com

宛若天堂——— 1

身心——— 37

柱子上的果实——— 7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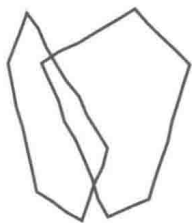
黑色饮料——— 105

洞——— 143

碎片——— 177

谎言的味道——— 213

宛若天堂



“难得的好天气，出去走走吧？”

“是啊。不过，这么好的天气，上哪儿都挤得很吧。”

星期日的午后，坂田茧和伊藤晃生无所事事地窝在公寓的房间里。聊着聊着，忽然听到房东家的看门狗约翰在院子里“汪汪”地叫了起来。

这狗平时温顺老实，像这样连声大叫还真是少见。两人不由得侧耳聆听，果不其然，宣告客人来访的门铃声在室内回荡起来。茧急急忙忙地套上当作家居服的T恤和及膝短裤，应了声“来啦”，打开了房门。

“哟！”濑户并木微笑着站在门口，皮肤晒得黝黑，脸上胡子拉碴，“好久不见。还好吗？”

茧惊得一个字也说不出来，而并木的视线越过她的肩膀，径自窥向室内。

“咦？那是你哥哥吗？你好！”

这世上哪会有哥哥赤身裸体地盘腿坐在妹妹的被窝里，裆部盖着毛巾毯，还一脸诧异地盯着来客。要真有，问题就大了。

总之，这种状况可让人没法笑脸相迎。为什么没把厨房和起居室之间的隔门关好呢？茧后悔不已，想要把并木从玄关推出去。然而晚了。并木已经脱起了脏兮兮的帆布鞋。仿佛要给茧再来一击似的，被并木认成“哥哥”的晃生从隔门后探出头，说道：

“是你朋友吗？请他进来吧，茧。”

于是，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，在狭小的房间里甚是尴尬地地面面相觑。不，或许感到尴尬的仅有茧而已。当着并木的面不慌不忙穿着衣服的晃生一脸冷静，跟往常没什么两样。突然出现的并木依旧满脸笑容。

茧将被褥晾在齐腰高的窗框上，在六张榻榻米大小的屋子里腾出空间。房间没开空调十分闷热。无论是盛着大麦茶的三个杯子，还是呆望着杯子的三个人，都齐刷刷地淌着汗。蝉鸣声飘进大大敞开的窗户，沉淀在榻榻米上。三人围坐在圆形矮桌边，沉默良久。

茧好几次张了嘴，又徒劳地合上，好不容易才问了句：

“并木，你怎么突然来了？”

“我刚刚才到成田啊。”

并木用下巴示意放在房间角落的大型登山背包。用了很久的背包沾满了尘埃，边缘部分也开了线。

“在找到住处之前，请让我暂住这里吧。”

“为什么非得住我家？”

“因为我们在交往啊。”

听到并木爽朗的回答，茧感到一阵眩晕，不由得大喊道：“才没有！”

这与其说是对并木的抗议，不如说是在拼命向默默旁观事态发展的晃生解释。并木抬手指向坐在对面的晃生，问：

“话说，他是谁啊？”

“这位是伊藤晃生。”茧回答，还没来得及补充“他是我现在的交往对象”，晃生便开了口：

“敝姓伊藤。”

他朝着并木微微点了点头，说：“我现在一头雾水，可以提几个问题吗？”

“请。”

并木答道。茧也勉强点头同意。晃生挪了挪身体，端正坐姿。

“首先，我和茧正在交往。我这么理解没错吧？”

“哎？！”

并木慌忙交互打量起茧和晃生的脸。

“没错。”

茧强有力地肯定道。

“那么，第二个问题，茧和这位……是叫并木先生对吧？你同时也在和并木先生交往吗？也就是说，你一直脚踏两条船？”

“绝对不是！”

茧强有力地否定道。

“哎?!”

并木惊得向后一仰。“茧，你好过分。我们难道不是在交往吗?”

“直到三年前为止，拜托!”

茧简直想使劲揪自己的头发。

“也不打声招呼突然就消失无踪，之后也杳无音讯，为什么这个‘交往’还是现在进行时啊!”

“哎呀，可是我也没说‘分手’啊。”

“既没说‘分手’也没说‘等我’，凭空消失了三年，一般就意味着分手了!”

“明白了。”晃生开了口，“我差不多搞懂了现在的状况。并木先生，茧和我从半年前就开始交往了。情况就是这样，所以请你离开。”

“哎——”并木又叹了一口气，“这可伤脑筋了。就今晚让我借住一宿好吗？为了买车票来这里，我把手上的现金都花光了。”

“不行。”

“太冷漠了。那，我住伊藤兄家也行。你没有和茧在这儿同居吧?”

“的确我自己有租住的公寓，但是，今天才初次见面，为什么我非得留宿你呢?”

“那这样吧，茧和伊藤兄去他家，我就在这儿待一晚上。”

“刚说了不行。”茧说。

“驳回。”晃生说。

“你们俩都好冷漠！”

三人都暗自揣摩时机，时不时啜口大麦茶，或双手抱怀，抑或细数榻榻米的缝隙。

夏日的太阳缓缓西斜。并木摆出了撬都撬不动的架势。茧一边因并木而心烦意乱，一边又担心晃生会作何想法，忽地胃疼起来。晃生叹了口气，抬起腰，从裤子后袋里摸出钱包。

“借给你。”他抽出一万日元递给并木，说道，“住酒店也好，乘车去朋友家也好，随你怎么用。”

“哇，真不好意思！”

并木毫不犹豫地接过钞票，起身背起背包。

“真是打搅了！”

大门合上，接着传来下楼梯的脚步声。也许是见到陌生人而兴奋的缘故吧，约翰“汪汪”地叫个不停。

茧大大地吐了一口气。

“这钱怕是回不来了。”

“或许吧。也罢，因为是我让他进来的。”

茧觉得这时道歉未免有些奇怪，只是碰了碰晃生的手。晃生微笑着握住了茧的手。

真是温柔的人——茧再次感叹，迄今为止已经这样感叹过无数次了。关于贸然出现的并木，晃生并没有追问。对于并木那种只能用脱离常识来形容的言行举止，他也不做任何

何评判。茧庆幸能与晃生这样的人交往，因而对自己气恼不已——为什么当初会跟并木交往呢？

刚刚邂逅那会儿的并木带着几分傻气，毫不掩饰自己的情绪，拥有让世界脱胎换骨的力量。并木总是随身携带一台康泰时相机，在他的镜头下，花蕾仿佛魔法书一样悄无声息地展开花瓣，云朵宛如预示凶兆的动物一般在天空中蠕动，人的眼眸中翻滚起记忆和情感的波涛。

茧总觉得，透过并木拍摄的照片，便能窥视这个世界的真实与本质。她爱着并木那深入本质、抓住精髓的眼睛，心灵以及感性，爱他那纯粹而激烈的灵魂。

她格外珍视并木，根本无法想象离开他；她曾一度觉得若是与并木分别，自己一定活不下去。

晃生那份平静的温柔，以及并木跟三年前毫无变化的明朗性情，不由得让她感到淡淡的忧伤。

并木到底在哪里做了些什么呢？为什么突然从我眼前消失，又突然回来呢？

茧思索着，忽然担心晃生会通过牵着的手读到自己的心思，慌忙停下了思考。

最终，茧和晃生哪儿也没去，默默地看着电视度过了星期日的午后。

到了傍晚，茧把晾晒的被子收回房间。不经意地往下看了一眼公寓的院子，只见一只大背包靠放在约翰的小屋旁。一身灰毛的约翰不知所措地耷拉着尾巴，嗅着背包的

气味。

不祥的预感。

姑且先叠好被子，茧调整了一下呼吸。肯定是看错了。
但愿只是一时眼花。

“怎么了？”

晃生从电视上移开视线，问道。

“不不，没事。”

茧挤出笑容，慢慢伸长脖子，再次从窗户窥向院子。

背包已不见踪影。

果然是产生幻觉了啊。茧松了一口气，转身朝向房间。
这时，宣告来客的门铃声响了起来。

“来了！”晃生应道。

根本来不及制止，没有上锁的门打开了，背着背包、两手拎着超市购物袋的并木说了声“我回来啦”，脱下了帆布鞋。

“你干吗又回来了啊！”茧大叫出声。

打从早上起，茧就筋疲力尽了，并不仅仅因为拥挤的
电车。

“然后呢，怎样了？”

佐伯一边用拖把拖着铺砖的地板，一边催促下文。

“还能怎么样啊。”

茧检查了一遍用红掌花扎成的小花束是否协调。这种

比马蹄莲更为娇小的热带花，有着塑料质感的苞片，呈现出鲜艳的粉红色——简直就像欲望之舌。看着它如此露骨的形状，茧总是忍不住想笑。

“伊藤、并木和我，三人一起吃了并木做的泡菜炒饭，还有中式浇汁炸鸡块。”

“听起来很好吃嘛。”

“的确很好吃。所以就这么稀里糊涂让他住下了。”

茧和晃生在六张榻榻米大的房间里共享一个被窝，并木枕着背包，用浴巾盖着肚子睡在厨房，三人度过了难以入眠的夏夜。

明明碰了壁却不长记性地折返回来。并木这性子似乎让晃生无言以对，也没要他归还在超市购物后的找零，只是默默地把他做的晚饭收入腹中，或许已经放弃了吧。吃过饭，晃生向茧提议道：“干脆留宿他一晚吧，今晚我也住这儿。”

“伊藤兄真是个好人的哪！”

不等茧发表意见，并木便感激涕零地抢过话，端正地跪坐好。“敝人濑户并木，还请多多关照！”

“原来并木是名字！”晃生皱了皱眉头，“我竟对初次见面的男人直呼其名……”

“有什么关系，挺亲近的。”

对吧——并木看向茧，想要征求她的赞同。茧视而不见。

谁跟你“亲近”啊！茧气恼地剪断绑花束的咖啡色丝带。佐伯打扫完地板，从便携式保险箱里取出零钱放进收银机。茧也把扎好的花束装饰在店门口的小桌上。白色的猫脚桌上，粉红色火鹤花仿佛甘美的果实一般，在晨光中熠熠生辉。

“为什么约翰没有大叫提醒你们呢？”

佐伯有些不解。

“说是被并木拿饼干给收买了。”

那可是房东的爱犬，若是让它吃坏了肚子可怎么办。一想到这事，茧就满肚子火。

“看来你可真是够呛呢。”

佐伯的声音里带着笑意。

“可不是。”

茧愤然挥动软布巾，擦拭陈列着各色玫瑰花的玻璃展示柜。插在银色水桶里那一支支剪好的玫瑰，是佐伯和她先生一大早去市场采购回来的。

茧把玻璃擦得干干净净，连一个指纹都没留下，用力地向后仰了仰系着围裙的腰。天空湛蓝。看样子今天也会很热。

早上九点半。花店一开门，住在附近的老奶奶便上门来买供奉佛龕的花。

从表参道朝着西麻布的十字路口方向前行不到十分钟距离，便是茧就职的这家“Sacki¹花店”。看似立地于时髦街

1 佐伯的日文发音为“Sacki”。